

AI 迷航

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翻开本书，带你进入一个机器觉醒、伦理混乱、文明重构的人机共存新世界

肖遥 著
长篇科幻小说

番外篇

AI 迷航

肖遥 著
长篇科幻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I 迷航 / 肖遥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9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6694-7

I . ① A… II . ①肖…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876 号

责任编辑: 毛静彦

特邀编辑: 侯言言

封面设计: 蒋咪咪

插画设计: 蒋俊毅

AI迷航

肖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毫米×990毫米 1/16 18.5印张 字数 264千字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694-7/I.5337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AI迷航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学知识

目 录

第一章	云上农场	001
第二章	新领航员	021
第三章	数据危机	041
第四章	人体养殖	065
第五章	风暴之城	083
第六章	AIKiller	109
第七章	纳米之门	127

第八章	机械文明	142
第九章	樱花大陆	160
第十章	全息伪装	176
第十一章	巨鼠来袭	194
第十二章	核爆遗民	216
第十三章	生而高贵	232
第十四章	记忆陷阱	255
第十五章	海底牧场	271

第一章 云上农场

1

“报告船长，已成功避开乱流，当前飞行高度23350米，船外气温零下44.2℃，农场内均温恢复到22℃。”丁琳读完显示屏上的数据，迅速做出分析，“刚才的乱流持续15分钟，最大震动强度达到B级，给船体带来的颤抖，将造成农场边缘地块土壤松动，尤其对正在生长的番茄根部非常不利。”

我点了点头，第三人蓝色瞳孔内的摄像头捕捉到我头部的动作后，立刻向导航台右前方番茄园的农夫们下达“检视”指令。它的上半身被设计成一个拥有金色短发、蓝色眼睛的白人，额头宽阔，脸型方正，微蹙的眉头间流露出一种天然的忧郁，其设计原型据说来自半个世纪前一位著名的影视男星。遗憾的是，第三人的下半身却是只能在导航台移动的轮子。

“番茄园L区所有农夫，请在20分钟之内检查所负责区域的番茄根部，如有松动、移位，务须及时处理。”

本来还打算在黄昏下班前偷个懒的几个人，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的机器语音，又相继懒洋洋地站了起来，朝着导航台抱怨了几句，其中一个方脸的中年汉子还朝我们竖起中指。

我已经习以为常，不过丁琳却每次都会将中指还回去。她不管对方是否看见，坚持要将那细长的指头，高高地举过头顶，保持最少15秒的时间，逼着对方收回中指。

这次也不例外。

她为我挡住了夕阳，那闪着金光的苗条背影，让我想起了已经被大西洋海水淹没的自由女神像。

多年之后，我每每想起丁琳，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那个镶着金边的背影。

番茄园里那个中年农夫放下中指，拎着锄头，灰溜溜地向其他农夫追去。倒不是他怕了丁琳，而是因为他看见巡逻的巡警正在向他靠近。

我轻咳一声，“短日照作物的日照时长需要控制下，我记得上次你说，最近哪种作物的花期要通过控制日照去缩短，大麦？”

我试图帮她转移注意力，谁料第三人却不合时宜地接住话茬道：“报告船长，你说的这种作物是大豆，在35分钟之前，大豆区的遮阳板已经覆盖，目前该区域已经提前进入夜晚。”第三人的声音冷冰冰的没有任何情感，它更无法理解我的本意。

“以后能不能别擅自做主……”我向它抱怨了一句。

“好的，船长。”

丁琳望着那农夫败退的身影缓缓放下了手臂，又长长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径直回到了她的座位上。她最近叹气过于频繁，深深的眼窝里，装满了心事。

夸父农场的服役守则里明确规定：禁止服役人员探讨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守则里的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一男一女搭配的服役人员而设，就像我和丁琳。

所以，虽然知道她心情不爽朗，我也不会主动去询问原因。

朝夕相处，孤男寡女，不正是古今大多数小说家最喜欢描写的香艳场景的开端吗？更何况，我和丁琳，要如此相处三年。

如今，是第831天。

丁琳弯腰从办公台下拎出一瓶红酒，将额头微乱的刘海儿向旁边拢了拢，故作云淡风轻地向我说道：“走，去外面喝一杯。”

第三人忽然转过头，它分析着丁琳的话是否是对它下的指令，随即又将面无表情的人脸转回屏幕。

丁琳说的外面，指的是导航台下的一片丁香园。每个黄昏，我们都会在园子里坐到日落，有时候在午夜醒来，心中憋闷，也会出来躺在丁香园中仰望星空。

我机械地看了眼电子时钟：“还没下班，再等5分钟。”

丁琳扫兴地瞪了我一眼：“船长，这里就咱两个大活人……”她瞥了眼第三人，“这家伙算不上个人，所以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三人敲击键盘的声音停了几秒，接着声音又起。据我对它的了解，它还没有生气的功能。

“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说改就改！无人监视更考验一个人的自律。”嘴上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接过了她递过来的酒杯。

她眼眶底下涌动着金色的惆怅。

我更加肯定内心的判断，她一定遇到了什么问题，才致使她的情绪持续消沉。

最近半个月，我多次见她一个人，或站在橄榄园中叹气；或坐在棕榈树下的白沙上发呆；或靠在推进器旁的机械车间墙壁上自言自语；或伏在穹顶玻璃边缘，垂头望着脚下或黄或灰的云，偶尔还迅速地抹去眼角的泪。

她今天饶有兴致地拎出了那瓶原本打算离开这里前才打开的红酒，说明她正在自我恢复之中，也或许只为一醉解千愁借此发泄内心的抑郁。

当太阳隐没在浓云之下，西天最后一缕金红消失在宇宙尽头时，本像一具塑像一样凝望着西方的丁琳忽然一口干尽了杯中的红酒。

“成哥，”她私下里总是这么称呼我，“你说，夸父这个人，为什么要一直追赶太阳？明明知道追不上，却还会追下去，至死方休，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他对光明的向往吧。”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追不上太阳吗？”

“我想，他应该知道。”

“既然知道，那他还这么做，岂不愚蠢？”

“愚蠢？或许吧……”我摇晃着杯中的红酒，“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一个人若能为信念而死，也是一种幸福。”

“信念？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你却认为，是因为信念。”

“有了信念，也就有了意义。”

丁琳的齐耳短发随着微风飘动，丁香混着酒香撩拨着我的鼻息。丁琳说：“我们，犹如囚犯一样生活在这夸父农场上，每天追赶着太阳，是因为什么，绝对不是信念吧？”

“职责所在。”

“职责，又是职责！”她声音提高了两度，“可是成哥，你真的开心么？如果你此时死去，你是否也能像夸父那样感受到幸福？”

“我……”我语塞了，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口。

暗香浮动中，云海吞没了半边落日。

丁琳又倒了半杯酒，紧接着一口灌进喉咙，然后转头凝视着我，待我被她看得也转过了头，忽然，她说了句令我猝不及防的话。

“成哥，我们睡吧。”她瘦削的脸上，强颜欢笑。眼角下面的脸颊上，却是两道闪光的泪痕。

“唔！”

我随意应了一声，在我发出声音的一刹那，我意识到她这句话可能有两重意思。

她没给我思考的时间，紧接着说出了她想表达的意思：“今夜，我们一起睡吧！我想开心一点。”

我怔住了。目不转睛地想要抓住夕阳的尾巴，把它再度拎上云彩，让余晖映在我的脸上，来帮我掩饰内心的局促。

她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虽说一起共度了两年多，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但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只应限于战友、同事、朋友，以及服役不到三年里唯一可互相信任、依赖的对象。我不否认，在某些夜里，曾经对她

生起过男女之间的某些幻想，但是，那只是幻想，我从未想过把它付诸行动，从不敢想哪天我们会真正躺在一张床上。

“我们都有爱人，不是吗？”

我将反问句用陈述的语气讲给她听，不仅拒绝了她，也提醒了自己。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真是残忍且愚蠢。

我应该给她一个拥抱，让她在我怀里大哭一场。如果我能提前知道，四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在我的世界彻底消失。

2

丁琳是我的领航员，身兼夸父农场的生物数据分析师，虽然只是两个Title，其实她包揽了导航台除了驾驶这艘巨大的“飞船”之外的一切琐碎工作。而第三人则是导航台里的机器人，负责监控农场各区域的植物的生长情况和生态环境变化，向丁琳反馈数据并分析数据，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待我们裁决之后，将命令传达给农场的农夫。它自身智能系统的判断有时候会出现失误，比如，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它放出了2万只蜜蜂为向日葵授粉之后，又派出了50架无人机去喷洒农药。

夸父农场是一艘飞行在空中的巨大飞船，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运输资源，而是为了种植农作物——称它为“航天母舰”或者“航天农场”最为恰当。事实上，夸父农场比我了解的任何航天母舰都要庞大得多——它有16个维持它在空中不坠落的推进器，每个推进器里都能塞进去一个足球场，推进器像是棋子均匀地倒黏在棋枰之上，横竖各四个，每个之间的距离都是2.5公里，所以整个农场长宽超过10公里，面积不下1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小。

如此一艘巨大的飞船，掌舵人只有我和丁琳。我是船长，不过这个所谓的船长也只是一个代号，我并不需要亲自为夸父农场掌控方向，它早就有自己预先设定的飞行轨道，比如我们的农场代号N33，就是沿着北纬33度飞行，我只负责当飞船遇到突发事件时的紧急处理。其实在平流层飞行

十分平稳，一个月也遇不见几次能够施展机会的空气乱流。

夸父农场N33里的作物，都是北纬30度至40度区域常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小麦、大麦、玉米、大豆、向日葵、茶树、棕榈、马铃薯、番茄……只我所在的农场，种植的作物便有26种。全世界的夸父农场有数千艘，几乎覆盖了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的所有纬线。

夸父农场的名称来自“夸父逐日”的传说。夸父一生追逐着太阳，直到死去，夸父农场并不是一直在追逐太阳，而是在追逐光照。20多年前以核爆终结的那场战争，让地球上80%的城市和乡村失去了光照，阳光被漂浮在平流层底部的灰霾笼罩，农作物无法获得充足光照，要么减产，要么死去。那场恐怖的战争导致地球上20亿人死去，但是随之而来的酷寒与饥荒却夺走了40亿人的性命。为了养活幸存下来的人类与一部分动物，战争的胜利方——Ai与人类组成的联合政府启动了夸父农场计划。从此，数千艘农场翱翔于两万米高空，成为了人类粮食的主要生产基地。

我和丁琳不是夸父农场仅有的人类，如此庞大的一片土地，我们再聪明能干，也无法完全掌控。每天活跃在我视线内的“农夫”有二三百人，而整艘飞船上共有五千余名工作人员，不过绝大部分我至今也没见过。这些农夫，在来夸父农场之前，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如何种地，被“抓”到这里之后，每个人都会接受长达三个月的农业种植培训。之所以说“抓”，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罪犯。

夸父农场，其实就是一座翱翔于天空中的劳改农场。

每天的13:55，夸父农场飞临东经98.50°时，会接纳两艘飞船进入舱体——一艘载人，一艘运货，他们办完人员和货物的交接事务后，在两个小时之后离开。

夸父农场的导航台、农场种植区、监狱重犯区各区域各自独立，纵然是工作人员也彼此互不联系，所以我和丁琳两年来也没有和船上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机会。

除了偶尔发生的“中指较量”。

每天傍晚，当巡警与农夫全都回归地下之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和

丁琳才被允许进入农作物的园区，丁琳检查作物的生长状况，我则跟在她的身后，在日落前闲散徜徉。

渐渐地，连散步的心思也没有了。

丁琳用仪器测量数据的时候，我往往是背着手，站在田垄上，望着自己的影子像一只黑猫一样在黄瓜架下爬行，在身板矫健的玉米秆间捉迷藏，在窃窃私语的向日葵脚下翻滚着毛茸茸的身子，露出黑乎乎的肚皮。只有这时候，我方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这具行尸走肉般的身体也是有灵魂的。

农场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同的轨迹，货物飞船日复一日的进进出出，我们日复一日的记录着枯燥的数字，走着几乎相同的路径，也日复一日的欣赏着或黄或红的云海，伴随着日落翻滚、挣扎。

经历过战争的人，会格外珍惜生活的“枯燥”，还好，我和丁琳都是这种人，尽管我们已经把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重复了八百多次。

幸好太阳还是要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徘徊，每天的日落在理论上就是不同的——呵，我可不想安慰自己——理论归理论，事实上，每天的日落对于我和丁琳来说，除了云海的波浪和颜色变化没有规律之外，其他也没什么不同。

但除了以观看日落来宣告一个又一个白日的终结，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

这是一种每天必须要进行一次的仪式。

在这仪式的巨大祭坛里，我祈求一场瓢泼大雨。

夸父农场的气候管理系统可以为冬小麦制造冬日的雪，为蔬菜制造春日的霜，唯独不会下雨。

丁琳有丈夫。而我在上船之前，也已有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家庭。我的妻子是军队某医院的医生，我们相识于战火之中，在战后第二年走入婚姻殿堂。如今，我们的儿子已经八岁，小女儿也刚过完六岁生日。我与妻子在每月单日的晚八点都会打半个小时的视频电话，两年来一直如此，雷打不动。丁琳也是如此，她每月双日的晚八点则会和她的丈夫联系。上船之

时，他们刚结婚没多久，可谓新婚燕尔。

“小复上个月的考试，在全班拿了第一名！”雪华向我展示着一张奖状，“我之前和他说，若能考第一，就允许他参加小学的足球队！”

“踢足球好！”

“可是，我不大愿意。”

“既然答应过孩子，就得做到。”

“可下面的空气质量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认为，最安全健康的活动，就是踏实的坐在家里看看动画、打打游戏，哪儿也别去。”她将奖状放在了桌子上。

“嗯，你来决定吧。”

“噢，好。”

沉默。

尴尬的沉默。

我翻着手中的诗集，匆匆而过的文字，我根本没看它上面都写了什么。我指望着雪华能发起新鲜的话题，毕竟新鲜与我的生活和工作无关。

“小雪昨天有点发热，不过我给她打了一针，晚上就好了。”

“那就好！”我松了口气，但同时为自己感到失望，其实我们结婚也有十年了，本没必要如此尴尬，“真是辛苦你了。”

“你别操心家里，坚守好自己的岗位，我们不是马上就能团聚了吗？”她听出了我语气中的颓丧，便热情地鼓励道。

“还有265天。”我心中感激她对我的理解，然而，我却说不出感激的话。雪华知道我每天的生活枯燥乏味，自然不会要求我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可我却坚定地认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亏你记得这么清楚，不过可别因为想家消极怠工啊。”她笑起来的样子，就像在谈一场青春期的恋爱。她越是如此，我内心越是自责，越是努力追寻着爱一个人应有的心态。

“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军人的职责。”我看着妻子身后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把小复、小雪叫来，我想看看他们。”

“你可别这么想，这俩孩子见你一次，就得难受半个月，这段时间他

们刚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你就别折腾他们了。不是还有两百多天，等你回来，我们一家人就不会分开了！”

我点了点头，又闲聊了几句，便关闭了视频电话。

每次挂电话前，雪华都会说“我爱你”，我能感受到她的深情，大多时候也装作热情地迎合着。但是屏幕黑下去之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演员谢幕之后的片刻轻松。

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雪华聊天竟然成了我内心的负累？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只能归咎于时间和距离的消磨，两年的分别，云上云下的相隔，就连对妻子说一句“我爱你”，也成了一种应付。

然而今天，当她说完那句我爱你之后，我连应付的心思也没有了，只是匆匆道了句晚安，便关掉了视频。

是负罪吗？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雪华的事，但这种刻意的隐瞒，却也让我产生了类似于背叛我们感情的愧疚。

3

洗漱完毕一般都是20：45，我会靠在床上读15分钟书，于21：00准时睡觉，10分钟之后进入深度睡眠，这已经被我培养成为固定作息。

然而今天，我的眼神总是落不到那本“百页书”的水墨映像之上。文字是模糊的，它们成了傍晚霞光下所发生那一幕的背景。

丁琳被我拒绝之后泣不成声的场景被我按了循环播放键。

我不知她为何会如此难过，但我知道她的泪水，不是因为我拒绝她而流。我的态度只是触发了一个泄洪开关，丁琳通过这个机会，把压抑了很久的悲痛，瞬间倾泻下来。

发泄出来总比压抑着好。

她放声大哭的时候，我的右手摩挲着高脚杯的玻璃壁，左手却扶住了座椅的手柄。我真的该扔掉那酒杯，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拥抱雪

华……

我都已经想不起来拥抱雪华时的感觉了。

百页书被我哗啦啦地翻了两个来回，第一个来回是雪莱诗集，第二个来回就成了拜伦诗集。

雪莱的书尚有半部没有看完，于是我又倒翻回雪莱的《奥西曼德斯》，我昨晚睡觉前看到的是这首。在看书这一方面，我有强迫症。再难看的书本，我一旦拿起，就必须一字一句地读完。

看不完雪莱，我就绝不会看拜伦，尽管我对这位同样有过戎马生涯的诗人仰慕已久。

“我遇见一个来自古国的旅客/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

那石雕的脸瞬间变成了丁琳的模样。她浮在沙漠上的眼睛，像是两汪泉眼，将石像下面的白色沙地上，洒出一片浑浊的黑色湖泊。

“成哥，你睡了吗？”

门外丁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迅速关掉了床前的台灯。

我没有回应，我不敢。她紧接着的敲门声，声声都像是搔在我心头的痒痒挠，暗夜之中，我能听见心脏怦跳的躁动，我将被子拉到了胸口。

“成哥……”她像是伏在门缝说道，“原谅我……”

我依然不能回应。回应的结果，就是我要开门，一旦我打开门，她若真的扎进我怀里，我可没把握能成为柳下惠。

我没有回应，她也没有说话。

长久的无声，正当我怀疑她已经离开的时候，丁琳的声音重新在门外响起，她只说了四个数字——“1539”。然后，脚步声逐渐远去，直至消失。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面，我和妻子视频电话，然而屏幕里的女人却不是她，也不是丁琳。

我给梦里的妻子背诵了一首诗歌，醒来的时候，我依然能想起部分段

落。我迅速开启百页书的语音速记，将能记住的段落读了出来：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鬃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
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我要凭这些定情的鲜花，
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

百页书迅速将我朗读的语句转化成文字，我惊奇于我对梦境的记忆能力的同时，更惊奇于我竟然在梦里写了一首诗。

一首很奇怪的诗。怪就怪在，它完全超出我的生活体验。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更没去过爱琴海，梦中的我，竟然写出了这样一首情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或许就是最近看诗歌看多了，潜意识里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诗人。

随后，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百页书记录完所有的文字，诗歌旁的智能检索栏里却自动出现了一行字：《雅典的少女》，拜伦。

我颤抖着手指去触摸《雅典的少女》，整首诗弹跳出来。

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分别前，
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
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
留住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